

飄 續集

SCARLETT

The Sequel to
MARGARET MITCHELL'S
Gone With the Wind

(下)

亞歷山德拉·芮普莉
(Alexandra Ripley) 原著

中華書局





SCARLETT
The Sequel to
MARGARET MITCHELL'S
Gone With the Wind

(下)

亞歷山德拉·芮普莉
(Alexandra Ripley) 原著

中華書局

原著書名：**Scarlett**

(the sequel to Margaret Mitchell's *Gone With the Wind*)

by *Alexandra Ripley*

Copyright © 1991 by *Stephens Mitchell Trust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1 by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中文版世界性版權由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獨家擁有

授權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發行

書名：飄 續集（下）

原著者：亞歷山德拉·芮普莉

譯者：李雅雯

特約編輯：桂稀珍

責任編輯：楊貴真 徐明華 鄭登荃

版權代理：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印刷：鴻霖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91年9月初版

©1991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409 0

第四部

撥雲見日

第五卷

第五卷

蒸汽拖船牽曳著「布萊恩號」，吃力地沿著塞芬拿河前行。船抵大西洋後，「布萊恩號」拉響汽笛，向離去的拖船致意，同時放下了大帆。船首一切入海口灰綠色的波濤時，旅客歡聲雷動，巨大的明輪也開始轉動。

思嘉和凱絲併肩看著平直海岸線快速退成一條綠線，然後消失。

我做了什麼？思嘉自問，突起的驚慌教她不覺用力抓緊了甲板護欄。面對著一望無際、陽光閃爍的海洋，思嘉因期待刺激的旅程而心跳加速。

「哦！」凱絲喊叫出聲，接著又發出一聲：「唔！」的呻吟。

「怎麼了，凱絲？」

「唔！我忘了我會暈船。」女孩喘著氣說。

思嘉強忍住笑，扶著凱絲的腰，送她回艙房。那天晚上，在船長專用餐桌邊，凱絲的座位是空的，思嘉和克倫則大飽一頓。飯後，思嘉端了一碗湯回房餵她那可憐的堂妹。

「過一、兩天我就會沒事了，」凱絲的聲音軟綿無力。「妳不用一直這樣照顧我。」

「別淨顧著說話，再喝一口。」思嘉說。謝天謝地！我的胃強壯得很，她心想，聖巴特瑞克節那一天吃壞肚子，現在已經好了，否則就無法享受方才的豐盛晚餐。

* * *

當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射出海平面時，思嘉猛然醒來，忙不迭翻身下床衝進隔鄰的小盥洗室，雙膝跪地，往飾花的陶瓷便器裡吐。

她是不可能會暈船的，尤其她又這般熱愛航行。那一次在查理斯敦，即使小帆船在暴風雨中折衝翻騰，她都沒有想吐的感覺，而「布萊恩號」比起小帆船來簡直是穩若磐石，她怎麼反而……

……思嘉慢慢抬起低垂的頭，眼睛、嘴巴因突如其來的發現，張得老大，興奮如一道熾熱的激流，在她體內奔竄，笑聲從她喉嚨深處湧起。

我懷孕了，我懷孕了！我記得，這正是懷孕的癥兆。

思嘉往後一靠，背抵著牆，張開雙臂。哦！我覺得好極了！不管胃有多不舒服，我都覺得好極了！這下子瑞德可逃不掉了，他是我的，完全屬於我，我等不及要告訴他這項喜訊。

喜悅的淚珠撲簌簌流下，思嘉垂下雙手蓋在肚子上，攬抱腹中的新生命。哦！她多想要這個小孩子，這是瑞德的孩子，是他們兩人的孩子。她已經可以感覺得到肚子裡的小生命是個強壯的小東西，就像勇敢的小美藍一樣。

回憶在思嘉的腦海中洶湧澎湃。美藍的頭在她手中剛好盈握，不比小貓大；小小的身子抱在瑞德的大手裡，就像個洋娃娃。他是多麼地愛美藍呀！他的寬背時時橫斜在搖籃上，低沈的嗓子學著嬰兒咿咿呀呀的聲音，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如此溺愛小孩的男人了。他若知道這個消息，不知會有多高興。思嘉可以想見他深邃雙眸中閃耀著喜悅的光采，海盜臉上露齒而笑。

想著想著，思嘉也笑了。我也好快樂，她想梅蘭常說，這就是懷孕應該有的感覺。

「哦！天啊！」她大呼不妙。梅蘭爲了再要個孩子而送掉性命，而米大夫說我在流產後，生理組織已經起了變化，經期變得不規則，難怪我不知道已經受孕。萬一懷孕也會對我造成危險呢？哦！主啊！求求祢，求祢不要在我好不容易得到快樂之後，讓我死去。思嘉的懇求分不清是在贖罪或迷信，只是一逕地在胸前畫著十字。

不一會兒，她又氣憤地大搖其頭。她在幹什麼？真蠢！她又強壯又健康，怎可與梅蘭相提並論，嬈嬈不是常說她，生孩子跟街頭野貓沒兩樣，實在很可恥嗎？她不會有事的，她肚裡的孩子也會安然無恙；她將擁有美滿的生活，有瑞德愛她，愛他們的小孩，他們會是世界上最快樂、最最親愛的一家人。老天！說到疼愛小孩，她怎麼把依蓮小姐給忘了呢！依蓮小姐一定會感到無比驕傲。我現在就可以想像她在市場裡四處向人宣布好消息的模樣，連掃地的駝背老頭也會分享到她的喜悅。這個小孩還未出世，便已然成了查理斯敦的熱門話題。

……查理斯敦……那才是我應該去的地方，而不是愛爾蘭，我要見瑞德，當面告訴他這個好消息。

或許「布萊恩號」可以在查理斯敦停靠一會兒，船長是克倫的朋友，克倫可以說服他幫個忙。思嘉登時雙眼發亮，立即站起身，洗了把臉，漱漱口，把嘴裡的酸味沖淨。現在去找克倫還太早，她於是先回到床上，背靠枕頭坐著，開始想下一步該怎麼做。

凱絲起床時，思嘉正睡得香甜，唇角帶著滿足的笑容。她已經打好主意，回查理斯敦並不急在這一時，所以也無需找船長商量的了，她要去見她祖母和愛爾蘭的眾親戚，她仍然可以享受橫越海洋的樂趣，瑞德讓她在塞芬拿空等，就讓他多等上一陣子，再告訴他小孩的事吧！再說孩子還得好幾個月後才會出生，她絕對有權利多玩一會兒再回查理斯敦。要是回查理斯敦，她連鼻子也別想探出門外，有了身孕的淑女，是不可以四處走動的。

不！她還是要去愛爾蘭，以後可能就没機會了。

她要盡情享受這趟「布萊恩號」之旅。前幾次懷孕時，像早晨那樣的嘔吐現象，從沒超過一個星期，正如凱絲所說，過一兩天就會沒事的。

* * *

乘坐「布萊恩號」橫渡大西洋，和塞芬拿郝家的週末狂歡無異，甚至更熱鬧。才幾天，思嘉就愛上這趟旅行。

陸續由波士頓、紐約登船的旅客，占滿了客輪上的艙房。思嘉心想，他們一點也不像北佬。他們都是愛爾蘭人，而且深以之為榮。他們具有與郝家一樣迷人的蓬勃朝氣，對船方所提供的一切遊樂設備，無不盡情享受。白天不是下西洋棋、在甲板進行激烈推移板競賽，就是參加刺激的機會遊戲，比如賭隔天船能跑多少哩等等。晚上則在專業樂師的伴奏下，大展歌喉或大跳愛爾蘭里爾舞和維也納華爾滋。

舞罷，還有其他娛興節目。在女士牌室內的惠斯特牌桌上，隨時有人捉對廝殺，思嘉即是忠實的牌友。除了在查理斯敦賭配給咖啡外，船上的賭注是思嘉所知中最高的，因此每掀一張牌，都是既緊張又刺激，贏了錢更是興奮。由「布萊恩號」上的旅客身上，可以充分證明美國的確是充滿機會的樂土，他們根本不在乎花錢。

他們的散財作風也讓克倫受益不少。當女人在玩牌時，男人們通常都聚在酒吧喝威士忌、抽雪茄，而克倫就是在那兒，教那些一向精明、枯澀的眼睛，擠出同情與驕傲的淚水。他娓娓述說愛爾蘭在英國統治下所受到的迫害，以及許多為爭取愛爾蘭自由而殉難的事蹟，為芬尼亞兄弟會募得了大批捐款。

由於搭乘「布萊恩號」渡海是一項利潤很高的「事業」，所以即使頭等艙和美食大餐的奢華，常在他想起愛爾蘭人的貧窮和需要時，令他感到厭惡，但是克倫每年仍至少要渡海兩次。

到了第一個週末，思嘉對同船的旅客也開始產生了反感。他們不論男女，一天至少換四套衣服，來炫耀服飾的昂貴考究，思嘉一輩子也沒見過那麼多珠寶。她告訴自己！幸好她把珠寶存在塞芬拿的銀行保險櫃裡，否則每晚戴到餐廳去，跟別人一比，定然要黯然失色許多。然而

事實上，這根本是她的酸葡萄心理。從小到大，她擁有的東西一向比別人多，比別人好。房子比別人大，下人比別人的多，裝潢比別人豪華，配備比別人齊全，錢也比別人多。如今眼見有人鋒芒壓過了，心裡自是不好受。在塞芬拿，凱絲、美凱、海倫毫不掩飾她們欽羨的眼光，郝家大小對她也是禮遇有加。而船上這些人既不羨慕她，也沒有必要禮遇她。跟他們在一起，思嘉一點都不覺得愉快，她無法忍受一個住滿這類愛爾蘭人的國家，假如再聽見《綠衣服》，她真要尖叫了。

「妳只是不敢苟同這些美國新富階級的作風罷了，思嘉親愛的，」克倫安慰她。「因為妳是個端莊的淑女。」他這話真正說中了她的心事。

在這趟假期結束後，她就得永遠和自由告別，回查理斯敦，穿上單調的衣服，恪守刻板、矜持的禮教，專心作個端莊的淑女。

不過至少以後當依蓮小姐或其他查理斯敦人再談起戰前的歐洲之旅時，她不會再有被冷落、插不上話的困擾，也不會再說不喜歡那些話題，淑女是不會說那種話的。思嘉不自覺地喟嘆出聲。

「唉呀！思嘉親愛的，事情沒有那樣糟，」克倫說。「往好的一面想吧！想妳在牌桌上把他們的荷包洗劫一空的快感。」

她笑了。沒錯！她的確贏了不少錢，幾個晚上就贏了三十塊錢。如果把這事告訴瑞德！他一定大笑，他自己就曾在密西西比河來往的船隻上當過一陣子的賭徒。這樣一想，她就不覺得在海上再待個一星期有什麼不好，她不必花瑞德一毛錢。

思嘉花錢的態度，吝嗇與慷慨兼而有之。多年來，錢是唯一能帶給她安全感的東西，她小心護著辛苦掙得的血汗錢，不讓任何人碰，連想都不行。另一方面她卻又毫無怨尤地擔起供養

姨媽和梅蘭家人的責任。甚至遠在她還不知道要如何照顧自己前，就已然照顧起他們了。如果將來再有不可預知的悲劇發生，就算要她餓肚子，她也仍會繼續負起照顧他們的責任。這種事似乎是天經地義，她想都不用想的事。

她對瑞德的錢的態度，也是相當矛盾的。身為他的妻子，她在桃樹街的那棟房子和日常的使用、穿著無不極盡奢華，甚至流於浪費。但是對瑞德給她的五十萬就不同了，那是絕對碰不得的。她打算在兩人破鏡重圓後，原封不動交還給他。那筆錢是他要求離婚的代價，她不想離婚，當然就不能接受。

然而令她耿耿於懷的是，她必須從銀行領出一些錢，供作這趟旅行的盤纏。這一切都來得太快，沒時間讓她從亞特蘭大領出自己的錢，不過她會在塞芬拿的保險箱內放一張借據，而且她已下定決心要儘量少動塞在她胸衣內，取代原先鋼條的位置、撐直她的背、束緊細腰的金幣。如果讓她再在牌桌贏錢，她就可以只花自己的錢了。唔！運氣好的話，一個星期後，她的荷包至少會再增加一百五十元左右。

儘管如此，她仍舊希望這趟航行早點結束。由於「布萊恩號」的體積龐大，即使風鼓滿帆，她仍感覺不到記憶中在查理斯敦灣與暴風雨搏鬥的那種戰慄感，而且除了克倫的詩意描述外，她連半隻海豚的影子也沒見著。

* * *

「牠們在那兒！思嘉親愛的。」克倫平日冷靜悅耳的聲音，因興奮而激動高揚，說罷便拉著思嘉的手臂，拖她站到護欄邊。「我們的『護衛隊』來了，陸地很快就會出現。」

頭頂上有一羣海鷗繞著「布萊恩號」盤旋，思嘉興奮莫名地抱緊克倫。當他又指向附近海面上的銀白色小點時，她的雙手摟得更緊了；海豚終於出現了。

過了好一會兒，思嘉站在克倫與凱絲間，一手按著帽子，抵禦強風的吹襲。在蒸汽推動下，船正要進入港口。思嘉驚愕地望著向右舷靠近的岩石島，排山倒海而來的浪潮，沖擊著高聳粗糙的岩石峭壁，發出彷彿山崩石裂的巨響，激濺出雪花白浪。看慣了克萊頓縣延迤邐的低丘，這般高聳直峭的崖壁，的確別具強烈的異國情調。

「没人會住那個地方吧？」她問克倫。

「愛爾蘭人從不浪費任何一寸土地，不過在恩尼斯摩島上的生活的確艱辛異常。」

「恩尼斯摩。」思嘉默念著這個美麗而陌生的名字，她從不曾聽過如此好聽的名字。之後三人便都沈默地注視著戈爾韋灣波光粼粼的遼闊藍色海面，各自陷入了沈思。

克倫望著眼前的愛爾蘭，心裡飽脹對她的愛與不忍，為她所受的苦難心痛不已，更加深了他立誓摧毀迫害他祖國的勢力，將愛爾蘭還給她的子民的信念。他一點兒也不擔心戈爾韋海關會查獲暗藏在思嘉行李箱內的武器，因為那些人的主要職務只是為英國政府徵收船上的貨物稅。他們總以鄙夷的眼光看待「布萊恩號」，因為衣錦返鄉的愛爾蘭裔美國人最能滿足彼等的優越感，他們一向都看不起愛爾蘭人和美國人。雖然如此，能說服思嘉同行，克倫自認為仍是件大收穫，她的襯裙比他所買的美國靴子、印花平布，更容易收藏槍械，而且在她看到了同胞的貧窮景象後，或許還會慷慨解囊也說不定。不過，克倫也是個現實主義者，他一眼就看到了思嘉的本性，對此並沒有抱太大希望。但他也不會因她的自私自利而少喜歡她一點，因為他是神父，自能諒解人類在德性上的缺失，但是英國人並不包括在內。事實上，儘管他只是在利用思嘉，但仍不減他對思嘉的喜愛，就像他喜歡所有的郝家子孫一樣。

凱絲雙手緊抓著護欄。真想縱身跳下海去自己游上岸，親近愛爾蘭的感覺真好，我知道我一定能夠游得比船快。家、家、家……

思嘉用力吸著氣，發出咻咻的鼻息。眼前那座低平的小島上有一座城堡！看那屋頂上的齒狀建築，就知道它必定是座城堡無疑，即使城牆坍塌了，也仍舊和童話書裡的城堡是一個模樣。她已經迫不及待要去揭開愛爾蘭的神祕面紗了。

當克倫扶著思嘉走下跳板，她才猛然憬悟她已走進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忙亂的碼頭和塞芬拿一樣吵雜、擁擠；馬車依舊是在人羣中急馳狂奔，險象環生；裝卸成捆成桶成箱船貨的碼頭工人，也是熙來攘往，只是他們全是白人，嚷嚷著一種思嘉完全陌生的語言。

「那是蓋爾語，一種古老的愛爾蘭語言。」克倫解釋道，「不必慌，思嘉親愛的，除了西愛爾蘭人還講蓋爾語外，其他地方的人都改說英語了，所以妳大可不必操心溝通上的問題。」彷彿要證明他錯了似的，馬上有個人帶著濃重的腔調對他說話，思嘉起先竟聽不出那人講的是英語。

克倫知道她的想法後大笑不已。「確實有奇怪的腔調，不過他的確說的是英語，英國人說英語時，好像鼻子塞了什麼東西，快被窒息了般。那人是皇家陸軍中士。」

思嘉咯咯笑道：「我還以為他是賣鈕釦的推銷員呢！」中士穿著一件配飾繁複的緊身短外衣，前襟一排擦得雪亮的銅釦間，繫有十數條金飾帶，看得思嘉眼花撩亂。

思嘉挽著克倫的胳膊，由衷歎道：「我真高興我來了愛爾蘭。」所有一切都是那麼新奇、有趣，難怪大家都喜歡旅行。

* * *

「一切都安排好了，行李會直接送去旅館，」克倫走回原先和思嘉、凱絲分手的長凳邊。「明天我們就可以啓程前往馬林加，回家去了。」

「真希望馬上動身，」思嘉充滿了期待。「時間還早，才將近中午而已。」

「可是火車八點就已經開走了，思嘉親愛的。我們住的旅館設備很好，還有一間不錯的餐廳。」

「我記得那家旅館。這次我一定要把所有好吃的東西全吃得精光。」凱絲心情愉快，容光煥發，和思嘉在塞芬拿所認識的那個怯弱的女孩，判若兩人。「在船上，我是因為太悲傷，才沒有胃口，吃不下東西。哦！思嘉，妳不知道雙腳踩在愛爾蘭土地上對我的意義有多重大，我幾乎想要跪下來親吻它。」

「快走吧！兩位小姐，」克倫說。「今天適逢星期六市集，馬車不好租。」

「市集？」思嘉重複他的話。

凱絲雙手一拍。「像戈爾韋這麼大城市的市集一定很盛大吧？！克倫。」

豈止是盛大而已，對思嘉而言，簡直是超乎刺激、新奇等字眼所能形容。鐵路旅館前綠草如茵的廣場上，五彩繽紛，熱鬧非凡。當馬車送三人到了旅館門前，思嘉即央求著克倫別急著進去看房間、用餐，先去廣場逛逛。凱絲也附和道：「克倫，攤子上就有賣吃的，而且我也想順便買些長襪送給女孩子們；因為我要的花色在美國沒看到，否則我早就準備好。我知道莉莉很想要一雙。」

克倫咧嘴笑了。「郝凱絲自己也很想要一雙呢！好吧！那我去看房間，妳陪思嘉去走走，可別讓她走失了。身上帶了錢嗎？」

「臨行前，傑米塞了一把錢給我。」

「那是美國錢哪！凱絲，在這裡不能用。」

思嘉倉惶抓著克倫的手臂。他剛說的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她的錢在這裡就不算是錢嗎？

「只是不同國家使用不同錢幣而已，思嘉親愛的，妳會發現英國錢有趣多了。我這就去換

錢，妳要換多少？」

「我身上的錢全是玩惠斯特贏來的美鈔。」思嘉帶著不屑和憤怒的語氣說道。誰都知道美鈔的價值遠低於面額上的數字，她早該叫輪牌的人付銀幣或金幣才對。思嘉打開錢包，取出一疊五元、十元、一元紙鈔。「就換這些吧！」她把紙鈔遞給克倫，克倫雙眉一挑。

「這麼多？還好妳沒找我和妳玩牌，思嘉親愛的，這一疊起碼有兩百元吧！」

「兩百四十七。」

「趕緊瞧一瞧，凱絲親愛的，以後妳恐怕再也沒機會看到這麼多錢了，要不要摸一下？」

「哦！不要，我不敢。」凱絲把雙手藏到身後，直往後退，瞪大眼睛直盯著思嘉瞧。

難不成把我當成美鈔看了嗎？思嘉被盯得渾身不自在。兩百元又不是什麼大數目，單買一件毛皮大衣，就得付那個價錢，傑米店裡每個月至少也有兩百元人帳吧！凱絲實在太過大驚小怪了。

「拿去，」克倫伸出手掌。「這裡有幾先令先拿去用，在我去銀行換錢的時候，妳們可以先去買點東西，然後再到餡餅攤跟我會合，填飽肚子。」他指著廣場中央一面飄揚的黃旗。

思嘉循克倫手指的方向望去，一顆心頓時沈入谷底。旅館與廣場間的街道上擠滿漫步的牛隻，她根本不敢走過去！

「好，我可以照顧得了我們兩人。」凱絲說。「克倫，這是我的錢。走吧！思嘉，牽著我的手。」

塞芬拿那個害羞的姑娘不見了，凱絲一回到家鄉，登時變了個人，雙頰、眼睛神采煥發，笑容燦爛如頭頂上的太陽。

思嘉極力想找藉口拒絕，凱絲卻一點機會也不給她，一逕拉著她擠入牛羣中，不到幾秒鐘

兩人便即踏上了廣場上的草坪。擠在牛羣中時，思嘉嚇得忘了尖叫，或對凱絲怒吼；進入廣場後，又只顧著四處張望，早已忘了害怕或生氣。她一向很喜歡查理斯敦和塞芬拿充斥著忙碌、五顏六色及各式農產品的市場，但那規模和戈爾韋的市集簡直無法相提並論。

她視線所到之處都有交易在進行，殺價、付錢、交貨、爭辯、笑聲、稱讚、挑剔、討論聲不絕於耳，買賣的東西包括綿羊、山羊、小雞、公雞、雞蛋、乳牛、豬、牛油、乳酪、驢子等。「好可愛啊！」思嘉一路看到一籃籃噉尖叫的粉紅色豬仔……豎著粉紅色長耳朵的毛絨絨小驢子……年輕婦女和女孩身上的五顏六色衣服時，總有這樣的讚嘆。在看到第一個當地女孩時，思嘉還以為她穿了戲服呢！但當其他婦女接二連三出現時，才終於明白她們差不多都作同樣的打扮。難怪剛才凱絲講要買長襪了！放眼所見的都是裹在藍黃、紅白、紅黃、藍白色條紋長襪的足踝、腿。戈爾韋女孩穿短統、平跟的黑皮鞋，不穿皮靴，裙襬離足踝有四到六吋，露出了一截腿部。裙子也好別致！寬鬆的褶紋，搖曳生姿，顏色一如長襪般鮮亮，有紅、藍、綠、或黃各種純色。襯衫顏色雖然比較深，但仍不失豔麗，衣袖上縫了一排釦子，前襟還圍著一片白色波紋亞麻三角披巾。

「我也要買長襪，凱絲！還有裙子、襯衫、手巾，它們實在太漂亮了！」

凱絲高興極了。「妳也喜歡愛爾蘭服飾，思嘉？我好高興。妳的穿著一向高貴典雅，我還擔心妳會笑我們土呢！」

「真希望能天天穿那樣的衣服。妳在家都是那樣打扮的嗎？真好！難怪妳急著回來。」

「那是專為參加市集而作的最美打扮，也可以藉此吸引少年郎的注意。我帶妳去看日用品，走。」凱絲抓著思嘉的手腕，如同先前在牛羣中衝鋒陷陣般，領她穿過擁擠的人潮。廣場中央附近擺著不少用木板橫在支架上搭成的桌子，桌面堆放著女性流行服飾。思嘉瞪大了眼睛，

大開眼界，什麼東西都想買。瞧瞧那些長襪……質地柔細的美麗圍巾……漂亮的蕾絲！唔！她在亞特蘭大的裁縫師如果看到如此華麗的蕾絲，就算出賣靈魂也在所不惜。裙子在那！哦！老天！她穿那件紅色的，一定很迷人，藍色的也不錯。等等——隔壁攤子還有一件深藍色的，到底哪一件最好呢？啊！那邊還有一件淡紅色的——

多重的選擇，教思嘉眼花撩亂、無所適從，她得先逐件摸摸看，才能作決定。隔著手套，毛料的觸感仍是那麼柔軟、有彈性，顏色鮮活又保暖。思嘉下意識急急地拉掉了一只手套，輕撫面前的毛織衣飾，那是她前所未有的觸覺感受……

「我在餡餅攤前等得口水直流。」克倫邊說，邊伸手抓住思嘉的手臂。「別著急，思嘉親愛的，妳待會兒可以再回來。」他舉起帽子，朝桌子後面穿黑衣服的女人點了個頭。「願陽光永遠照耀妳興隆的生意。我代我那從美國來的堂妹向妳道歉，她被這些美麗的服飾迷得都說不出話了。我現在先帶她去填飽肚子，如果可能，或許她回來後就能開口跟妳說話了。」女人朝克倫咧嘴笑笑，偷偷睨了思嘉一眼，才說：「謝謝你，神父。」隨即目送克倫拖著思嘉離去。

「凱絲說妳整個人都看呆了，」克倫輕笑道，「她拉妳袖子拉了不下十餘次，每次妳都沒給她好臉色看，真是可憐。」

「我都忘了她的存在了，」思嘉承認。「我不曾看到過那麼多精緻漂亮的東西，我想我會買一件來當宴會服，可是我又沒把握是不是能等到那時才穿它。說實在話，克倫，你認為我在這裡作愛爾蘭女孩的打扮，行得通嗎？」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妳還有其他選擇，思嘉親愛的。」

「太好了！多美好的假期啊！我真慶幸能來這裡，克倫。」

「我們都有同樣的感受，思嘉堂妹。」